

藏

書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六

○經學儒臣

春秋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元其面蓋三年不窺  
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  
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上三策仲舒以賢良  
對策天子以爲第一都相事易上書元素驕好勇

仲舒以禮誼匡王重焉之王問仲舒曰粵王

句踐與大夫重蠡之滅之孔子稱殷有

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

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

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

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

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

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

仁誼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

所以錯行故求兩閉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首之  
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  
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  
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  
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  
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  
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  
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  
王亦上兄也尤縱恣多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

獨董仲舒可使相。三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臯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舉賢良爲昌邑中尉。前

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擗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冬則爲風寒之所侵，薄數以爽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

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  
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  
樂豈徒銜檄之間哉休則俛仰誥信以利形進退步  
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  
養生豈不長哉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  
今日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  
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  
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  
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

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請王曰臣聞  
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空日夜哭泣悲  
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  
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  
以天下寄幼孤大將軍抱持幼君布政施教海內晏  
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  
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臣願大王事之敬之  
政事壹聽之王既到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  
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今漢朝不聞知又



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

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凌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有○此○一代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

取舍同也。元帝初卽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三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允祿勲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

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代薛宣爲御史大夫居位六歲病卒駿于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平帝卽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遣就國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

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德  
王陽能作黃金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爲博士。  
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  
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  
官。元帝初卽位。徵禹爲廷尉。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  
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凶。禹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  
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人。厩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

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然三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天子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簡矣。其餘盡可減損。故齊時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書奏。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

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宐壽下苑以與貧民又  
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允祿大夫頃之禹  
上書言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有  
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願乞骸骨  
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  
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  
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  
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今金敞語生欲及生時  
祿生之子旣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



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之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  
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  
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  
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  
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氏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  
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  
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  
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  
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

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  
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  
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  
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  
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  
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  
能操切百姓者以共之又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  
而有財者顯於世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  
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以孝弟爲財多而充榮何

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  
黥劓而髡鉗者猶以褻臂爲政於世行雖大彘家富  
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  
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  
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  
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  
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  
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  
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易於決流抑隊矣天子

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禹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

○疏廣疏受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

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辨禮閑雅，上甚歡說，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宐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

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  
在前少傅在後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  
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千石宦成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  
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  
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  
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  
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

者車數百輛，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安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

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於是族人說服。卓吾曰。此篇人人可讀。宜置座右。

宋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祿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



生貧賤欲託以子空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許孔道  
輔聞復名就見之介執杖履立待拜則扶其往謝亦  
然後介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  
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空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  
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大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  
祇候說書魯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  
監稅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  
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畱爲直講稍遷殿中丞  
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大學常相避瑗治經

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遂  
書吏給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  
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中進士第。靖康元年安國奏  
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欽宗每見臣  
僚登對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  
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  
者實鮮。旣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時葉夢得知應天

府坐爲蔡京所知。澄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至○切○至○皆編置家財沒入已無宗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朝之○論○廷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乎。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清朝署也時相耿南仲大怒中書侍郎何臬從而擠之遂與

出知通州安國去九既去逾旬人薄都城欽宗被虜

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紹興二年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又曰聞卿深於春秋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

典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維左氏繁碎不宜虛廢光

陰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真胡說淮荆浙諸軍事安國

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

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真胡說甚余正位豕司苗劉肆逆

而勝非依違順從辱逮丑久乃致勝非侍讀安國又

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

何也

待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

國言勝非係臣論列之

今朝廷乃

稱勝非處苗劉

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

言

祭仲廢君

為行權先儒

力排其說今臣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

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大怒乃降旨曰國初言勝

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

不月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耶落職提舉僊都觀右

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五年令纂修所著春秋

傳會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

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卒年六十五諡曰文定安國彊學力行風度疑遠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皆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良佐嘗語人曰胡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然而松栢挺然獨秀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

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三子  
寅宏寧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  
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張栻師事之宏初以蔭補  
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以  
不通書問故寧作書叙契好而宏書辭甚厲人問之  
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檜歿宏被召竟以  
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

○公羊春秋

○胡母生眭孟嚴彭祖

胡毋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褚大、嬴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畦孟。孟少時好游俠。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是時昌邑有枯社木。



傳目傳 卷三十一  
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

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  
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妖言惑眾大  
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卽位徵孟  
子爲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  
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訟各持所見孟  
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太子  
大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  
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訟雖高不至宰相

亦說信中用

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瑯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顏安樂睦孟姊子也

何休任城人也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故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置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

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空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

服虔滎陽人也。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博士。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

着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  
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炎武召見問以經  
義應對甚明帝善之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  
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  
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  
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  
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穀梁春秋

○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  
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  
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  
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受  
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  
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皆從  
廣受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

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宣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爲郎中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歿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歿乃徵廣弟子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

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  
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  
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  
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  
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  
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允祿大  
夫時允祿勲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  
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傳目作... 卷之三十一  
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  
求助。光卒不宥。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  
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鳳  
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乘。王莽時爲講學  
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房氏之學。

晉范甯字武子。少篤學。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  
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者。甯嘗爲  
王弼何晏罪深桀紂。乃著論以刺之。曰。桀紂暴虐。正  
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

王何叨海內之浮譽，啖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玩，扇無檢以爲俗。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溫歿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指，乃相驅扇，因被踈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

何急以身試死邪甯在郡又火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又起學臺功用彌廣爲江州刺史王凝之所奏免初甯常患自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皇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捐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蕪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

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

唐啖助，趙州人，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僂，救僂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

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  
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  
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  
可及也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  
而致焉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  
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  
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助愛公穀二家以  
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  
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左丘明者蓋

如史佚遲任云耳。又左氏傳國語。雖不爲春秋。然  
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  
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  
匡陸贄其高第也。大曆時助匡贄以春秋施士匄以  
詩。仲子陵素襲韋彤韋蒞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  
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撰春秋  
傳未甚傳。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  
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學者如浚井  
但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苟求然後爲得耶。子陵好

古學舍峨眉山通后蒼大小戴禮典黔中選補乘傳  
過家西人榮之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  
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

○左氏春秋

○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  
春秋左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賈公爲河間獻  
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  
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

詔未及問會疾歿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  
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  
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  
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第  
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  
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  
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  
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  
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



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劉歆字子驥向少子也成帝時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歆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大中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昭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

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賈逵，諡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五家穀梁之說。性愷悌，多智思，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逵。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

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聞。帝嘉之，賜布五百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逵母嘗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達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達集爲三卷帝善  
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故遷  
達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  
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達  
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  
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卽位以達爲左中郎將復  
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  
用達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都帝卽徵之並蒙優禮

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郁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曾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誅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

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  
欲爲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  
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  
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  
而歿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敗賓客  
多連坐唯衆不與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  
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  
至北廷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  
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

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  
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  
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隣敵。令西  
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且南  
單于久居漢地。且知形勢。萬一離析。旋爲邊害。帝不  
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  
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如今匈奴遂能  
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而行。旣行  
路。連上書固爭。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



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  
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使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  
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乃解遷武威太守  
衆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建初六年代鄧彪  
爲大司農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不可詔切責至  
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  
年卒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

可庶幾也。司馬昭嗣立，預尚昭妹高陸公主，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又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疇。

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  
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  
愈僞法令滋章巧飭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  
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  
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  
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  
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  
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優舉  
者超用之六歲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叙用而

劣多優少者左遷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皆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羊祜卒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預處

分既定乃啟請伐吳帝報待明年預復表陳至計曰  
羊祜不先與朝臣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  
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其一  
三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  
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時帝與張華  
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以請帝乃許之山濤  
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  
懼豈非算乎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  
將樊顯等率衆屯江西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

邑皆如預策焉。又遣方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爲王濬所敗。首等伏兵隨卽入城，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進。」逼江陵，尅之。旣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奏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

地各樹長吏荆土肅然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旣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瘦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頸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平盡捕殺之預因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澗濟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

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翁杜翁不道唯汚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故鮮有敗事然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山爲谷深谷爲陵因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雖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能任大事當將率之選旣



立大功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及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贄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蓋亦預之知已也預在鎮數問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七

○經學儒臣

禮經

○高堂生二戴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末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

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聖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戴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

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漢武  
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於是有慶氏  
之學

梁皇侃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國子助教撰禮記講疏  
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  
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誦  
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

北齊熊安生阜城人也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  
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

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據撫異聞河  
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年八十餘致仕卒於  
家劉焯劉炫皆其門人安生與同郡宗道暉爲祖師  
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  
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鞭  
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  
躡屐而去冀州爲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  
率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安  
生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

兗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祿爲村人墾匿安生掘得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宋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大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

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卷與陽樂書  
並行于世

○五經儒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人少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涿長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魏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請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常侍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



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  
等曰當其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  
事免後爲允祿勲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肅  
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  
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持  
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  
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故肅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  
商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  
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

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門生繚經者以百數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梁崔靈恩少篤學，偏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緻。都下舊儒咸稱重之。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社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

隋劉焯，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少與河間劉炫

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鄭德周  
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劉知海家素  
多墳籍焯就之讀經十載遂知名為州博士復入京  
與博士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  
蜂起皆不能屈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  
能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妒恨  
遂為飛章所誦除名于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  
為務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  
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

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  
懷抱不廣又嗇于財不行東修者未嘗教誨時人以  
此少之

劉炫河間人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口誦目數耳聽五  
事舉無遺失隋開皇中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  
天下遺逸之書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晉史  
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  
名歸家以教授爲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開  
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

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安廢，情理甚切。帝不納。煬帝卽位，牛弘引炫修律令，納言。楊遠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

遂閉門不納時夜水寒因此凍餒而死

孔頴達黃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其論議頴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以匿楊玄感家得免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帝問孔子稱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

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  
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  
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  
司業，給事東宮。太子稍不法，潁達爭不已。乳夫人曰：  
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  
後致仕卒，陪葬昭陵。初，潁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  
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爲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博，  
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  
詆。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



學士考正之。于是僕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  
就加增損，書始流布。賴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又  
爲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馬嘉運少爲沙門，還治  
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還隱白鹿  
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人。或曰：安國之傳，賴達之正義，  
其有功于書信矣。敢問傳義之中，果盡得聖人之意  
乎？曰：二子之于書，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安國以  
四嶽爲四人，以傳說版築爲胥靡之類，而賴達之陋  
不專在於解釋之間，正在于引讖緯之書以亂經也。

讖緯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濶怪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爲不足信而以讖緯爲可信也七緯者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也

○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歷四考罷歸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入對乾

道三年訪張栻於長沙熹中和舊說序云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是日也因與栻論中庸大義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因送祖謙至鵞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二年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熹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至郡奏復白鹿洞書院遺址七年張栻卒於江陵八年陸九淵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熹請九淵爲諸

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七月呂祖謙卒時浙東大  
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  
徽猷閣辭知台州適知州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  
得其在郡姦贓事劾之爲時相王淮所匿而奪其新  
命授熹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  
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永康陳亮  
以文雄於時熹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  
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  
獄公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

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平生所學  
只有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熹以疾告上欲易以  
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熹行且辭章再上除  
主管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上悟  
復召熹又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  
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  
熹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  
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  
嫉者愈深充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

歷元年赴任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熹初任  
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且言  
必可行之說三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遂因池  
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明年除荆湖南路轉運副  
使漳州經界竟報罷三年冬陸九淵卒於荆門四年  
永嘉陳傅良報書云來徵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  
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訓詁章句  
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  
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

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兩相切劘。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是年陳亮卒。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爲本宮講官。及卽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熹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點來。慶元元年。趙丞相罷。韓侂胄誣熹不軌。復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尚帶侍

從職名不敢自嚙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言  
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乃取  
諫藁焚之自號遯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詆熹  
遂落職罷祠熹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痞隔之證六年  
三月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  
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  
良久而逝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  
賜諡曰文熹歷事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僅  
四十四日



○蔡元定

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明道語錄邵氏經世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時韓侂胄設僞學之禁臺諫承風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於是詔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

道過淨安與熹相見熹以家同契疑義相扣問行列  
坐橋上方共酌詹元善卽起去熹曰此人富貴氣坐  
客皆興歎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  
可謂兩得矣卽日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至春陵  
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空謝生徒元定曰彼  
以學來何忍拒之其心真矣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  
也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故熹疏釋諸  
書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  
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

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于淵沉皆不仕沉字仲默少  
從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隱居九峯  
故亦號曰九峰先生

○呂祖謙○附祖儉陳傳良

祖謙字伯恭尚書左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  
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  
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隱君子  
之操朱熹師尹之最久世號藉溪先生者也祖謙旣  
師憲又友張似朱熹講索益精後舉進士復中博學

宏詞科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先是孝宗命  
臨安府校正文海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盍  
再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  
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焉明年除  
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修  
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與  
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  
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

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寧宗卽位除大府丞時韓

倪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有旨曰：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馮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批云：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幸，何得妄陳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使聖朝有殺言者之名。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上初不知也。後遇赦，量移高安三年卒。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

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出一言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幾其愧歎深矣祗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間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居謫所讀書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嗟夫當世變矣意氣愈厲乃可加也何謂私哉卓吾子筆記

陳傅良溫州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爲文章由是其文擅當時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登進士甲科炎宗立乃除吏部員外郎傅良去朝已四十年矣至是歸鬚鬢盡白都人聚觀嗟歎皆號曰老陳郎中及輪對帝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上周禮說十三篇遷秘書少監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

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賢文閣待制  
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  
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終于家年六十七